

绵阳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民间文化研究中心项目

# 四川袍哥史稿

SICHUAN PAOGE SHIGAO

刘延刚 唐兴禄 米运刚 著

- 首部关于袍哥现象的专门史，让过往历史云烟真实再现
- 客观分析袍哥在历史上消极与积极的双重效应
- 从区域文化学、心理学视角揭示袍哥这一秘密社会组织在四川公开化并迅速扩散的原因

绵阳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民间文化研究中心项目

# 四川袍哥史稿

SICHUAN PAOGE SHIGAO

刘延刚 唐兴禄 米运刚 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 成 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四川袍哥史稿 / 刘延刚, 唐兴禄, 米运刚著. —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5408-6500-9

I. ①四… II. ①刘… ②唐… ③米 III. ①哥老会  
— 史料— 四川省 IV. ①K254.4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12895 号

---

# 四川袍哥史稿

刘延刚 唐兴禄 米运刚 著

---

责任编辑 穆 戈

封面设计 金 阳 何一兵

版式设计 王 凌 何一兵

责任校对 伍登富

责任印制 杨 军 陈 庆

出版发行 四川教育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chuanjiaoshe.com](http://www.chuanjiaoshe.com)

印 刷 四川大学印刷厂

制 作 成都完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规格 190mm×260mm

印 张 18 插页 8

书 号 ISBN 978-7-5408-6500-9

定 价 45.00 元

---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 参考使用了少量其他来源的文字和图片, 请有关作者与编者联系, 我们将按国家有关规定支付稿酬。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调换。电话: (028) 86259359

营销电话: (028) 86259605 邮购电话: (028) 86259694 编辑部电话: (028) 86259320

# 序

谭继和

在上个世纪初叶的巴蜀大地上，曾经上演过轰轰烈烈的帮会闹剧，其主角就是袍哥。由于种种原因，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以及有关的历史事件，却在人们的记忆中模糊起来，甚至已经成为历史的“失忆”，殊为憾事。作为一段历史时期不可磨灭的历史活动，尽管一些史家对此也作过梳理和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此前大都限于个案性的、分散性的资料整理和个别问题以及个案实例的研究，能够全面系统自成体系地反映“袍哥”历史渊源及其发展，还原“袍哥”历史本来面目的专门著述，却一直付之阙如。刘延刚先生等三人的《四川袍哥史稿》，经辛勤耕耘，即将付梓，心里着实高兴。

作为一部通史性的《四川袍哥史稿》，本书较为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四川袍哥的起源、发展、流变和消亡的历史，展示了袍哥文化生存和发展的来龙去脉。全书采用持论求其正与实事求是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论从史出，特别是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注重社会调查和田野调研，取得了至少两点重大创新：第一，打破了袍哥江湖化、文学化、戏剧化的视域语境，而代之以严肃的学术研究的文本话语，较全面地展示了袍哥的历史与文化。第二，将原来主要是资料性、个案性，且比较分散零星的袍哥研究，转变为宏大系统的通史写作范式，这在秘密社会史与民间社会史研究上可谓别开生面。

从历史进程的角度看,该书至少有下列三方面的价值:

1. 以历史进程与逻辑联系相一致的研究思维,第一次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四川袍哥的历史。

袍哥现象是近现代中国社会一种重大历史现象,是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四川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迄今为止,没有一部正式出版的完整的袍哥史稿,这很不正常。袍哥作为已经消失了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现象,其产生、发展和消亡都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作为一部专门史,首先要从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角度,对袍哥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加以全面系统的揭示,探索其历史必然性,并且在流变和比较中区分“袍哥会”与“洪门”“天地会”等的异同。除了详尽地占有现存的零散史料和研究资料外,笔者还做了大量的田野考察,让过往的历史云烟能在本书中真实再现。这种历史的二重证据研究方法,用在袍哥史研究上,是探本求真所必须的。

2. 袍哥在历史上有复杂的效应和作用,需要用辩证思维对其条分缕析。本书从辩证的角度客观分析研究了袍哥这一民间帮会组织在历史上消极与积极的双重效应和作用。

由于种种原因,从官方到民间都习惯地把袍哥视为晚清民国时期社会肌体上的“毒瘤”,而对其正面作用认识不足。除了少数学者在研究文章中对袍哥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有所涉猎外,对于袍哥会在四川保路运动、辛亥革命、护国战争中的重大贡献大都忽略了,更不用说“红色袍哥”如王伯高、杜重石等人在特殊时期所起的积极作用。近年来,影视文学对袍哥题材的炒作,误导了受众对于袍哥的认识,有必要正本清源。该书为此做了有益的尝试。

3. 本书从区域文化学、心理学等角度揭示了民国时期袍哥这一秘密社会组织在四川公开化并迅速扩散的原因。

同为三大封建帮会之一,民国时期袍哥会在四川的群众基础远胜于青帮和洪帮在南方诸省的群众基础,四川参加袍哥会的人数估计占当时成年男子的一半左

右,仅成都地区的公口就有一千余个。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除了四川特定的政治、经济大环境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社会、民俗、心理等原因,本书对此作了新的探索。

从逻辑发展的角度看,该书有下列三大特点:一是客观性。作为一种历史存在,袍哥在历史上的作用和意义,本书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对袍哥在辛亥革命时期特别是在保路运动中的积极贡献,浓墨重彩,加以褒扬的地方,则不吝笔墨加以描述,对袍哥在特殊时期作为“次生政权”主持公道、维护地方秩序,特别是稳定乡村社会、助推城市社会方面的作用则作了求实的肯定。同时也对“浑水”袍哥欺行霸市、鱼肉乡里的土匪行径给予了鞭挞。总之,一切以客观事实作为褒贬的依归,坚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客观立场,是本书的一大特点。二是逻辑性。本书并不只是停留在对史料的钩沉上,而是从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心理学的多种角度,从逻辑发展上探索袍哥存在和消亡的历史必然性,把逻辑发展与历史过程结合起来构筑框架,具有逻辑上的科学性。三是现实性。由于袍哥在四川有着非常深厚的土壤和根基,袍哥文化对川人在语言、心理甚至行为方式方面的影响,特别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川人文化性格的“集体无意识”构成的影响,还很值得探究和挖掘,这不是简单地从肉体上消灭和组织上剪除能够解决问题的。以古鉴今,本书将研究视野从历史回到现实,对袍哥对当今帮会组织的影响提出了独到见解,为人们把握当代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性提供历史借鉴,这是难能可贵的。作为第一部专门史,它有着发前人所未发的地方。

当然,既然是探索,也就必然有它的不足之处。本书在有关历史人物的评判和历史阶段的划分上还可斟酌,活生生的存在于底层社会的丰富袍哥文化的田野调查还不够,袍哥文化丰富复杂的诸多方面尚待细致发掘和全景式展开。当然,这些复杂的问题都不是一本书能解决的,尚有待于读者与识者的评判与探讨。

勉贡芜辞,是为序。

# 目录

引 言	(1)
第一章 袍哥总论	(2)
第一节 袍哥的概念	(2)
第二节 袍哥的性质和特点	(4)
第三节 写作《四川袍哥史稿》的意义和价值	(8)
第二章 袍哥的起源	(9)
第一节 袍哥产生的思想和宗教渊源	(9)
第二节 袍哥产生的政治背景和经济背景	(11)
第三节 袍哥产生的文化心理因素	(19)
第四节 袍哥探源	(20)
第三章 袍哥与其他秘密社会组织及兵、匪、侠的关系	(27)
第一节 中国秘密社会组织概述	(27)
第二节 袍哥与洪门(天地会)的关系	(28)
第三节 袍哥与白莲教的关系	(29)
第四节 袍哥与兵、匪、侠的关系	(31)
第四章 袍哥的组织状况	(37)
第一节 袍哥的人员构成及分布情况	(37)
第二节 袍哥的堂口	(45)
第三节 袍哥的内部组织结构	(47)
第四节 袍哥的权力构成	(49)
第五节 袍哥的内外活动形式	(51)
第六节 袍哥活动的经费来源	(54)
第七节 袍哥与茶馆文化	(56)
第八节 袍哥与“血酬定律”	(60)

第五章 袍哥的会规与礼仪	(62)
第一节 袍哥会规及三把半香	(62)
第二节 开山立堂和人会仪式	(70)
第三节 袍哥隐语和暗号	(82)
第四节 袍哥的公片宝札	(97)
第五节 袍界的节日	(101)
第六章 袍哥与李蓝起义	(104)
第一节 李蓝起义前的西南地区形势	(104)
第二节 李蓝起义及经过	(105)
第三节 李蓝起义的影响和意义	(111)
第七章 袍哥与反洋教斗争	(115)
第一节 反洋教斗争的起因	(115)
第二节 反洋教斗争的情况	(116)
第三节 袍哥领导的大足教案	(119)
第四节 四川袍哥反洋教斗争的意义	(121)
第八章 四川袍哥与保路运动	(124)
第一节 保路运动前四川袍哥的基本情况	(124)
第二节 同盟会对袍哥的联络、领导和利用	(125)
第三节 四川保路运动经过	(136)
第四节 保路运动中的四川袍哥	(146)
第五节 四川军政府袍哥大爷	(163)
第六节 重庆蜀军政府著名袍哥人物	(169)
第九章 军政府时期的袍哥	(173)
第一节 辛亥革命后袍哥的变化	(173)
第二节 “袍哥政权”的产生	(176)
第三节 袍哥与反袁护国斗争	(177)
第四节 袁世凯对袍哥的控制	(179)
第五节 袍哥械斗	(180)
第六节 军政府时期的主要袍哥人物	(181)

<b>第十章 防区制时期的袍哥</b>	(196)
第一节 袍哥与军阀	(196)
第二节 袍哥与匪患	(197)
第三节 袍哥与烟帮	(201)
第四节 袍哥火并	(202)
第五节 袍哥泛滥	(206)
第六节 袍哥分化	(209)
第七节 防区时期的著名袍哥	(212)
<b>第十一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袍哥</b>	(221)
第一节 袍哥的联合	(221)
第二节 国民党对袍哥的控制和利用	(223)
第三节 袍哥(“忠勇社”)《哥老会组织大纲》	(229)
第四节 重庆的著名公口	(232)
第五节 川西三舵爷	(236)
第六节 抗战时期袍哥的特点	(239)
<b>第十二章 解放战争时期的四川袍哥</b>	(241)
第一节 袍哥的恶性发展	(241)
第二节 袍哥与“国大”选举	(242)
第三节 袍哥组建政党	(244)
第四节 恶霸、特务、袍哥及叛乱	(249)
第五节 各地的袍哥起义	(256)
第六节 解放战争时期袍哥的特点	(260)
<b>第十三章 中国共产党对袍哥的争取与改造</b>	(262)
第一节 新中国建立前对袍哥的争取	(262)
第二节 红色袍哥	(265)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对袍哥的处理	(272)
<b>主要参考文献</b>	(275)
<b>后 记</b>	(277)

## 引言

袍哥，作为近现代史上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有着重大影响的社会组织，我们对他的研究太有限了。

翻开中国的史书，我们可以找到沙场的断戟，后宫的裙裾，酷吏奸臣的龌龊与肮脏也屡见不鲜，然而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重要影响的袍哥却被湮没在历史的烟云里。透过滚滚尘沙，只能看到他们仓皇而依稀的背影。

是的，他们是遥远的江湖，他们中的一些人物及事件多以“匪”“盗”等让人憎恶的字眼记录在清代、民国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档案里面。那些在刀口上舔血、在凌辱中讨生活的袍哥，甚至还来不及搞清楚发生了什么，就被作为社会毒瘤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永远见不了天日。还有一些为国家为民族流血拼命的人，也因为其出生于“匪”“盗”而难以让后人之为之树碑立传。以学术的眼光来审视，关于袍哥题材，除了那些找乐子的文艺、影视作品和极少数的学者偶尔提起外，在主流学术研究中，已将他们基本遗忘。

感谢前贤留下珍贵著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刘师亮的《汉留史》，九十年代王纯武的《袍哥探秘》和二十一世纪初赵宏的《袍哥理门一贯道》等著作对袍哥史进行了有价值的梳理。毋庸讳言，这些著述对袍哥的研究还不全面系统，很多问题或者没有涉及，或者一鳞半爪，语焉不详，难窥其全貌。至今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一本系统阐述袍哥问题的史书，这不能不说是史学界的一大遗憾。

然而，作为时间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社会存在，四川袍哥离我们并不遥远，袍哥文化对当代四川及其周边地区的社会生活还存在着各方面的影响，他们的一些类似佐罗的故事仍在民间流传，他们总结出的诸如“海底”的江湖规则仍然根植于某些社会阶层的血脉之中，他们的隐语暗号也已成了当下巴蜀人的生动方言。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今天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袍哥文化的影响因子。因此，著作一部相对系统、完整的四川袍哥史，为四川袍哥正本清源，是四川学术界的一件大事。

这就是我们不揣冒昧，竭其愚笨想要做的工作。

## 第一章 袍哥总论

### 第一节 袍哥的概念

何谓“袍哥”？《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解释为：“旧时西南地区各省的一种帮会的成员。也指这种帮会组织。”我们认为：《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在语义上是不完整的，因为袍哥的活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西南地区，中国其他地区也有袍哥活动的痕迹。因此，不如定义为“清朝至民国期间以四川为主要活动区域的一种帮会组织及其成员的统称”。一般说来，袍哥则是“哥老会”在四川的俗称，本书所称四川袍哥，其区域包括当时的西康省和川渝两地。

为什么称这个组织及其成员为袍哥？《诗经·秦风·无衣》中有这样一段：“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袍”在古代指的是装丝棉的长衣，《急就篇》颜师古注：“长衣曰袍，下至足跗；短衣曰襦，自膝以上。”而至今还鲜活在时尚中的旗袍更进一步证明“袍”是一种长衣。而穿上这种长衣上战场，似乎就有了非凡的意义，“金带连环束战袍，马头冲雪度临洮”<sup>①</sup>，“到处人皆著战袍，麾旗风紧马蹄劳”<sup>②</sup>。从古到今，同一战壕里的人容易结成生死之交。后来军人以“同袍”相称，而“袍泽之谊”已是深厚友谊的代称。刘师亮对“袍哥”解释说：“言其同一袍色之兄弟也。”<sup>③</sup>异姓如同胞，见面称兄弟，取“胞”“袍”谐音之义。作为军人，为共同的目标出生入死，统一服装颜色并称兄道弟也是天经地义的，有衣同穿，有饭同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倒不一定非要是血缘关系的亲兄弟了。古人多将“服”“袍”与朋友的关系连在一起，作为帮会组织及其成员的袍哥，也是借助这

① [唐] 马戴：《出塞》。

② [唐] 秦韬玉：《塞下》。

③ 刘师亮：《汉留史》，1935年成都排印本，第61页。

件好看的外衣，结成了利益同盟体。

在四川，除了以“袍哥”称呼这种帮会组织及成员之外，还有“哥老会”“兄弟会”“光棍”“袍皮闹”“汉流”“汉留”“汉刘”等种种流行的称呼。

刘师亮对以上别称作了解释。“何为‘光棍’，一尘不染谓之光，直而不屈谓之棍，光者，明也，棍者，直也，即光明正直之谓也，试观世界上无论何种棍式，谁非直者，若稍有弯曲，不称之曰拐，便谓之曰杖，安得谓之棍哉，以棍定名，更曰光，非正直光明者不可。”<sup>①</sup>此论表述了袍哥刚直不阿的方面，但似乎对袍哥有过誉之嫌。“何谓‘袍皮闹’，以袍哥称‘皮’而能闹出世界也。桃园结义，以三人同心，而成帝业；陈桥兵变，以黄袍加身之赵匡胤，亦是三人结义，而开大宋基业。以我汉留亿万人同心，未始不能造成绝大事业，所谓‘袍皮闹’者本此。”<sup>②</sup>此论重在说明袍哥的社会作用和能量。由于刘师亮本人就是袍哥“巨子”，对自家人溢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汉留”，意为汉民族惨遭屠杀后的幸存者。“夫汉留者，汉族遗留也。先烈悯明室之亡，异族主国，留下革命种子，作灭清复明之计也，故名汉留。”<sup>③</sup>“汉流”，“汉人之流也，满清以儒术牢人，恐汉族子孙被其收买，故创汉流以别之，以明我是汉人之流，非满人之流”<sup>④</sup>。“汉刘”意为这个组织是汉室刘姓王朝的正统后人，明指汉朝，暗指汉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称谓都是在清朝统治下，汉族人遭到歧视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

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很多学者都认为，袍哥就是哥老会在四川的通称。这一论点容易形成这样的印象，袍哥是哥老会在四川的分支。但就源流关系来看，王纯五的观点值得肯定：“哥老会发源于四川，流传于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陕西、甘肃等省，其踪影遍布全国。从清代至民国的长时期里，哥老会曾广泛地活动于四川的城市和农村。”<sup>⑤</sup>

由于袍哥产生之初是秘密帮会组织，其活动受到清政府极大的限制，目前尚没有可靠的资料证明其究竟产生于何时，就是陈近南在雅安开立精忠山和郭永泰在叙永开立荩忠山，也只是停留在传说之中。倒是活跃于四川边远山区的咽噜会，在历史档案中有记载。从史学角度来看，“咽噜”似乎成了有史可证的袍哥的先驱，他们的活动初期大致是在清康熙乾

① 刘师亮：《汉留史》，1935年成都排印本，第61页。

② 刘师亮：《汉留史》，1935年成都排印本，第61-62页。

③ 刘师亮：《汉留史》，1935年成都排印本，第13页。

④ 李耘夫：《汉留全史》，星星书报杂志社1938年版，第4页。

⑤ 王纯五：《袍哥探秘》，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1页。

隆年间，比郭永泰开立苾忠山要早。

钻研历史多年的洪门南华山第五代山主、台湾国际洪门中华总会理事长刘沛勋认为：清末以来的民间秘密组织大多与洪门有关，在解放以前，洪门旗下有数百万人的社团，依分布区域的不同名称各异，在台湾和福建的是天地会，广东广西的是三合会，云南四川的是袍哥，湖南湖北的是哥老会，在江浙一带的则称为小刀会。<sup>①</sup>关于“哥老会”与“袍哥”两个称谓，秦和平作出过比较明确的界定，他认为，袍哥是民间恃力型的互助团体，而哥老会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社会组织。<sup>②</sup>王纯五则认为，完全可以把袍哥理解为哥老会在四川的称谓。我们也认为：哥老会同袍哥在概念上没有十分明确的分野。因此，以下篇目凡提及袍哥的地方均可以理解为哥老会。

## 第二节 袍哥的性质和特点

根据袍哥在清代、民国时期的活动，综合所得资料来看，袍哥的性质和特点如下。

第一，就初期形态说，袍哥是清代中期在四川出现的秘密社会组织。这种组织以互助为存在的基础。秦宝琦、孟超指出：“旧中国的秘密社会，是泛指那些为了某些政治、经济或信仰等原因而自发结成的社会群体。按其组织形式与特点，可分为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两大系统。它们名目繁多，仅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记载，已有 200 多种。如加上地方志其他记载，则不会少于 300 ~ 400 种。旧中国的秘密社会自登上历史舞台之日起，其足迹已遍及大江南北（亦在海外华人聚居地区流传）。"<sup>③</sup>按照这种划分，袍哥属于秘密社会组织的会党组织。由于袍哥组织从一开始就带有社会互助性质和民族主义色彩，“反清复明”是其根本宗旨之一，清廷因其反满倾向而视之为“会匪”“会党”，因而他们的活动只能秘密进行。为了使其活动不被官方发现，其组织、活动隐蔽，隐字、隐语、手势、茶阵，纷繁而多变，局外人很难掌握。但凡秘密社会组织，之所以不能公开，主要因其政治上的反叛性，组织上的不合法性，以及其活动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否定性。咸丰年间爆发的历时六

① 参见林佳昕：《揭开洪门的神秘面纱》，载《凤凰周刊》第 158 期。

② 参见秦和平：《对清季四川社会变迁与袍哥滋生的认识》，载《社会科学研究》2001 年第 2 期。

③ 参见秦宝琦、孟超：《中国秘密社会产生的根源与特点》，载《江苏社会科学》1993 年第 6 期。

年以四川为主战场的李永和、蓝朝鼎农民起义的基本力量就是袍哥。以后的历次反洋教的主力也是四川袍哥（哥老会）。如四川最大教案“大足教案”的主力，就是“一绅二粮三袍哥”，余栋臣等首领都是“哥老会魁桀也”<sup>①</sup>。因此，袍哥组织遭到禁止和镇压，曾国藩在制定湘军营规时特地立了一条：“结拜哥老会、传习邪教者斩。”<sup>②</sup>这也是清朝统治者对待秘密社会组织所持的最基本的态度。

袍哥具有帮会组织必须具备的组织机构、帮规和帮约、隐语暗号以及活动的非法性等特点，是为学术界公认的帮会组织。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于哥老会在清朝末年已经半公开化，到辛亥革命后，已经转入全公开，甚至与当地的政权有一定的联系，成了享有一定地方治权的帮会组织，与一般意义上的秘密社会组织有了质的区别。抗日战争胜利后，“力图在中国推行多党制政治的风潮中，哥老会也在某些地区组建政党，其中有‘中华社会建设党’‘民主社会促进会’等”<sup>③</sup>，并且有了政治纲领，说明其发生了质的变化。

第二，袍哥是一种江湖组织。

袍哥为了生存和发展，在早期活动中，多数以江湖人物的身份活动，采取的也是江湖手段。按照袍哥规定，江湖上的惊、培、飘、猜、风、火、爵、耀、僧、道、隶、卒、戏、解、幻、听各色人等，“如身家清，己事明，俱入汉留资格”<sup>④</sup>。

由此可见，袍哥组织中的人物，几乎涵盖了江湖中所有人物，袍哥的活动，几乎涵盖了所有江湖勾当，可以说是一个十足的江湖组织。而这些江湖人物，除僧、道、隶、卒、戏、解、幻、听等几种外，其余有属诈骗一类者。同时袍哥与其他贩毒、赌博等社会群体及江湖组织有极大的共通性和交叉性，这就使其具有了边缘性和复杂性。由于这些社会群体被主流社会充分边缘化了，属于失语一族，没有发布其主张的地方，自己极少留下可靠的文字资料。某些荼毒生灵的活动被群众抵抗，反抗政府的隐蔽行为更为政府所禁绝。正是由于袍哥组织的这些特征，带来其历史资料的匮乏性、零散性、断续性、可疑性。对于这些历史事件的记载，或源于官方报告，或来自社会传闻，或得于文人渲染，夸大其词、隐约其词、含混其词、以是为非，像《海底》那样的第一手资料实在是凤毛麟角。<sup>⑤</sup>

① 《民国重修大足县志·仇教记》。

② [清]李翰章编纂，李鸿章校刊：《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营规》，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 李山：《三教九流大观》，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8页。

④ 刘师亮：《汉留史》，1935年成都排印本，第26页。

⑤ 参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江湖社会史丛书序言》，载《中国江湖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又：《海底》，民国时期李子峰撰，是一部研究洪门的典范之作。

第三，山堂或公口的独立性。袍哥组织不像别的帮会组织那样，有一个从上到下的层级关系，每个袍哥组织都是相对独立的组织，互不统属，按照“仁、义、礼、智、信”和“威、德、福、智、宣”，自行开设山堂或公口，聚集势力，不存在行政或经济上的从属关系，各袍哥组织之间是一种平行的即“横”的关系，这点同青帮的区别就特别明显（青帮是一个纵的组织，按班辈分前辈后辈。参加青帮拜师如父，收徒如子，师徒如父子，兄弟如手足，完全如同家庭组织）。正因为公口的独立性，才存在袍哥组织之间相互争夺地盘、抢夺利益的纠纷甚至厮杀。

辛亥革命后，袍哥组织公开，袍哥组织之间有了一定程度的兼并整合，四川大邑的“公益促进社”就是由安仁的五个袍哥公口合并而成的袍哥总社，成为联络、争取、团结其他袍哥公口的总机关。由于刘文辉、刘文彩兄弟的大力支持，“公益促进社”异军突起，成为拥有支分社三百六十多个，十万兄弟伙，一万多条枪的20世纪40年代川西农村实力雄厚的袍哥组织。<sup>①</sup>雅安“荣宾合”更是“袍哥组织中的托拉斯，其成员包罗万象，大多数为军政要员：上至将官，下至士兵，三教九流，都可加入；原有仁、义、礼各旗的袍哥都可个别参加，也可全社集体参加……荣宾合成立后，天全原有各袍哥组织一律加入荣宾合，各区、乡、镇以人数多寡，分别设立支、分社；除荣宾合外，全县别无公口”<sup>②</sup>。而成都大汉军政府都督尹昌衡自立“大汉公”，自任龙头大爷，欲收编成都的袍哥组织，城内的许多袍哥公口加入“大汉公”，被时人称为“哥老政府”<sup>③</sup>。但是，由于袍哥组织的具体情况，联合都是暂时的、局部的，而总体上仍保留了相对的独立性。

第四，随着形势的发展，袍哥组织的半公开性逐渐明显。

由于袍哥从一开始就具有反清复明的性质，必然遭到清朝统治者的镇压，早期所从事的活动只能是秘密的。组织内部使用隐语暗号，对外联络上，也是使用公片宝札等不为局外人所完全明了的证明物。但由于四川当时地广人稀，山高路远，统治者的治辖权有限，加上袍哥的群众基础好，袍哥组织一般都是处于半公开状态。由于袍哥在辛亥革命时期为推翻清朝统治发挥了积极作用，辛亥革命后袍哥活动基本上是公开进行的，但有些杀人越货的活动仍见不得天日，始终处于半秘密状态。民国时期，袍哥势力渗透到军政各界，给

① 笑蜀：《刘文彩真相》，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1页。

② 杨国治：《西康雅属的袍哥》，载刘剑、丁小梅编：《帮会奇观》，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页。

③ 参见吴雁南：《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载《贵阳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

统治秩序带来不利影响，各级政府也想禁止袍哥活动，但收效甚微。

#### 第五，参与的广泛性（即群众性）。

袍哥在前期由于带有反清的性质，遭到清政府的严厉镇压，其活动基本处于秘密状态。太平天国与李蓝起义失败之后，社会更加动荡，四川的袍哥数量有了高速发展，不仅有无业游民、贫苦大众，还有各地的地方势力、军营官兵也纷纷参加。无钱无势者当袍哥（四川方言中通称为“嗨袍哥”）是为了求得结援互助，有钱有势者当袍哥是为了控制地方，培植羽翼，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发展或保护自己的利益。在这种风潮之下，不嗨袍哥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袍哥能结万人缘”，“上齐红顶子，下齐讨口子（四川方言，即乞丐）”等民谣，说明袍哥的影响有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清道光年间，在湘军、楚军等军营中发展更快，亦如左宗棠所说，“自顷啮嚙变成哥老会匪，军营传染殆遍”<sup>①</sup>。作为我国秘密社会两大系统（即会党与教门）中的哥老会，在清代的四川曾经是少部分人的秘密组织，可辛亥革命之后，袍哥组织成为民国的开国功臣之一，危险不复存在，利益却显而易见，因此，大多数成年男性都直接加入或间接受其控制。

#### 第六，主体地位的边缘性。

袍哥分为清水袍哥和浑水袍哥。清水袍哥有更多的侠义意味，除暴安良、打富济贫等行为都体现了尚侠的一面；而浑水袍哥则带有较强的匪性，欺行霸市，鱼肉乡里，图财害命，更多地表现了强盗的本性。民国年间，由于袍哥公口迅速发展，僧多粥少，为了生存和发展，于是乡镇上的袍哥组织多参与抢劫，变成了浑水袍哥。正因为其主体地位的边缘性，决定其在辛亥革命前是革命的力量，民国成立后则成了破坏性的力量。

#### 第七，“信”“义”为其核心价值观念。

袍哥在其仪式、隐语、暗号、誓词及行为规范等方面都体现着“信”“义”观念。“信”“义”是袍哥存在的基础。作为江湖组织，无政治的隶属机构，更无法律的约束关系，如何相互联系共同完成大业？他们便从孔子、孟子等先贤的言行中找到了依据，“人无信则不立”，“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有了“信”“义”，散处五湖四海的江湖中人便可相互依托成为一个整体。<sup>②</sup>

<sup>①</sup> 《左宗棠奏疏续编》卷三三。

<sup>②</sup> 参见刘平：《民间文化、江湖义气与会党的关系》，载《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

### 第三节 写作《四川袍哥史稿》的意义和价值

由于袍哥是一种民间社会组织，各地的袍哥又相对独立，其史籍零乱而模糊，多由传说而来，各地史书和方志的记载也只是片言只语，因而袍哥的历史特别是早期的历史显得扑朔迷离，且有不少失真之处，学术界也众口纷纭。袍哥历史应该是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四川近现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迄今为止，没有一部正式出版的完整的袍哥史，这是近代史学研究的缺陷。袍哥作为已经消失了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现象，其产生、发展和消亡都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因此，作为一部专门史，其任务大致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要还历史本来面目，对袍哥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揭示，探索其历史必然性并在比较中区分“袍哥会”与“洪门”“天地会”等的异同。除了详尽地占有现存的零散史料和发表的研究文章外，笔者还做了大量的田野考察，让过往的历史烟云能在本书中真实再现。

二是从辩证的角度客观分析研究袍哥这一民间帮会组织在历史上的作用。由于种种原因，从官方到民间都习惯性地把袍哥视为晚清民国时期社会肌体上的“毒瘤”，而对其正面作用认识不足。除了少数学者在研究文章中对袍哥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有所认识外，对于袍哥在“四川保路运动”“护国战争”中的重大贡献大都忽略了，更遑论“红色袍哥”如王伯高、杜重石等人在特殊时期所起的积极作用了。特别是近年来影视文学对袍哥题材的炒作，误导了受众对于袍哥的认识，有必要正本清源。

三是从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心理学的角度揭示这一秘密社会组织民国时期在四川公开化并迅速扩散的原因。同为三大帮会之一，民国时期袍哥在四川的群众基础远远胜于青帮和洪帮在南方诸省的群众基础，四川参加袍哥的人数估计占当时成年男子的一半左右，仅成都地区的公口就有一千余个。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除了四川特定的政治、经济大环境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社会、民俗、心理等原因，本书将对此作分析研究。

四是以古鉴今，从比较学的角度审视袍哥现象对当今社会的影响，并且作一些现实的思考。袍哥这一民间帮会组织，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已作了历史性的终结，但滋生它的社会文化背景并没有由此而消除，还阴魂不散并有了新的变种，“黑社会”问题已成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敏感话题。本书将对此进行分析探讨，给研究者提供参考。